

黑小伙穿针引线 脸当招牌技当家

穿针引线做衣服,这通常都是女孩子干的活,可在北京,却有一位皮肤黝黑的非洲青年,每天乐此不疲地做裁缝,专门为中国人设计非洲服装。可别小看了这位非洲青年,他的父亲是非洲尼日利亚的一个酋长,他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的机械专业,他的中文名字叫王子。



王子在他的店里

工程师改行当裁缝

王子的小店位于北京东四十条,是和一位中国人合开的。走进这家不算太大的店面,你会发现这里的衣服和饰物设计都非常独特,王子得意地说:“这都是我的功劳!”

今年30岁的王子出生于尼日利亚,本名叫Obinna。在大学里,王子学的是机械工程,但他平时却对缝缝绣绣的“女红”非常感兴趣。大学毕业后,王子成为当地一家工程机械公司的工程师,尽管收入不菲,但他却并不喜欢这份工作。王子说:“从小学开始,我就经常看着母亲缝缝剪剪。相对于工作单调的工程师工作,我还是更喜欢动手。”

2005年3月,王子随非洲公司来到北京商谈业务。初到中国的他,在惊叹北京高楼林立、马路宽敞、设施现代的

同时,也对热情友好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之后,王子通过一个偶然的认识了一位经常往返于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北京女士。交谈中,王子得知现在有很多有个性的中国顾客,对个性鲜明的非洲服饰越来越喜欢,他心里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能到北京去经营非洲服装呢?一年后,王子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他留在了北京,一心一意做起了他的非洲服装。

在王子的服饰理念中,真正穿得舒服的衣服,一定要是全手工缝制的。为此,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我卖的衣服,从设计裁剪到每一颗纽扣,一定得是我亲自动手的。于是,王子到北京后的创业第一步,就是从观察开始的。

每天一大早,王子就早早出门,到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几个交通要道去观察路上行人

的衣着。他希望先了解中国人、北京人的衣着常规特点,然后结合非洲服装的设计元素进行再创作,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符合中国人衣着要求的非洲特色服饰。

第一件衣服卖了180元

那是2006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王子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家星级酒店门口观察过路人的服装时,突然发现一位穿着深藏青色全棉曳地长裙的女孩款款走来。王子觉得,这款中式长裙的设计中,有明显的中国少数民族服装特点,款式简洁、设计精巧,如果适当加一些非洲服饰特色进去,效果一定会非常好,于是他专心地跟着女孩往前走,想琢磨一下究竟哪里需要改进。没想到,这一跟王子就跟出了1000多米,其间王子还不时下意识用手指对着女孩轻轻比划着,弄得女孩一

头雾水。最后,忍无可忍的女孩拦住王子,问他这么跟着自己“到底想干什么?”王子这才赶紧用英语向女孩再三解释、道歉。

一周后,王子终于拿出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那是一件全棉条纹对襟衬衫,王子从设计到缝制,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王子对这件作品非常满意。但是,直到这时王子才发现,自己没有店面,衣服做好了到哪里去卖呢?人生地不熟的王子想了大半天,最后决定到北京的各大使馆去上门推销。就这样,王子拿着他的这件衬衫来到一家使馆,结果人家还没听他讲完,就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我们不需要。请你尽快离开。”

王子没有灰心,他继续拿着这件衬衫来到下一家使馆,向人家讲述自己的设计理念,讲自己一针一线缝制的过程,讲这件衣服的唯一性(全世界只有一件),以及这件衣服穿着的舒适性。一直走到第六家使馆,王子才将这件衬衫以180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推销出去。之后半年,王子每做好一件衣服就拿到一家使馆去卖,渐渐地他在使馆区混了个脸熟,他的衣服也得到了使馆区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有了这第一桶金,王子开始想办法发展自己的店面,毕竟他的衣服不能只卖给使馆人穿。在朋友的引见下,王子与一位北京女士合伙在东四十条租下了一家店面,专营非洲服装。走进这家不算太大的店面,你会发现里面挂满了各式非洲民族服装,有长裙、披

肩,还有极具个性的非洲头饰和挎包。王子说,这些都是他设计然后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王子还说,他制作布包和衣服时从来不画草图,都是想到哪儿就直接上手去做,他说这样才会更自然、更纯正,不会被事先的设计图限制住自己的想像力。

黑脸孔曾经吓跑顾客

为了保证店里衣服的唯一性,王子每款衣服都是只做一件。他说,这样一来可以保证自己的顾客永远不会“撞衫”,二来也能不停地激发自己的创作激情。因为是纯手工制作,王子的“产量”很低,平均两天才能做成一件衣服,有时复杂一点的包也要缝十几个小时,但王子说,手工制作出的衣服的舒适性和体贴度,是再高明的机械加工都难以比拟的。他要对对自己的顾客负责,所以产量再低,他也会坚持自己手工制作。

考虑到中国顾客的需要,王子这几年在设计时,对非洲服装进行了不少中国式改造。王子最得意的,就是他用中国的丝绸面料,设计制作了几款非洲式样的服装,这种本土化的衣服竟然销路极好,每次都是一上柜就能卖掉,一些顾客不得不进行预定。对于那些喜欢杀价的客人,王子都会学着中国人的习惯告诉对方:“看看我的设计和质量,这是纯棉的,保证不缩水、不褪色。”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亲自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在店里做活广告。黑黑的面孔配上鲜艳的

服装,王子做的“模特”总是给人别有韵味的感觉。不过,王子说他的黑面孔也曾给他的生意带来过小麻烦。“有一次,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孩在店里看中了一件裙子后,抬头想问价钱时,猛一抬头看见了我,吓得哇地一声扔下衣服就跑出去了,真是有趣!”王子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模样有几分调皮。王子说,刚开始他曾经为自己的这张黑脸自卑过,他更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因为自己长了一张黑脸,一些顾客就不敢买他的衣服。不过,王子说,“更多的时候我这张黑脸就是招牌,可以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非洲人,客人会相信这些服装的确来自非洲,不是冒牌货。”

遇到店里不太忙时,王子就会拿起针线进行缝作,他那双粗大黑手做针线活的样子,常常引得顾客好奇地看个不停。对此,王子笑着说:“我知道中国男人很少做针线活,但在非洲,无论男女从小开始就都要上针线课。”王子坚信,自己的针线活比很多女孩都做得好,“因为我喜欢,所以我愿意为它花心思、动脑筋。”

王子的小店一般晚上9点钟关门。回到住处后,王子会把针线活当作是一种娱乐和放松,每天都要做到凌晨一两点钟,王子为此总是乐此不疲。

如今,王子已经在中国交了个女同学。王子说,他的目标非常简单,等事业枝繁叶茂之后,迎娶美丽的中国新娘!(谢绝转载、上网) 简宁

歹丈夫一句谎言 憨厚妻变成“野人”

陆红嫣是一位音乐教师,她端庄秀丽、温柔贤惠,又有别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和好工作。然而,仅仅因为自己的一次失手、丈夫的一句谎言,她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是在一堂音乐课上,有个学生调皮捣蛋,影响其他同学听课。陆红嫣生气地打了学生几个巴掌,哪想到,被打的学生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后,惊慌失措的陆红嫣央求丈夫去打听一下情况。半个小时后,丈夫回来了。他告诉妻子——那孩子被你打死了……

一句谎言将妻子引上逃亡路

陆红嫣是黑龙江省某县一所乡村小学的音乐教师。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一名人民教师,工资收入稳定;丈夫刘龙承包了一家乡镇企业,企业年年赢利,经营如日中天。夫妻俩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特别是婚后第二年儿子的降生,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快乐。

惬意的生活和红火的事业,使刘龙染上了生意场上流行的“及时行乐”的观念,他与一位颇有姿色的陕北籍女客商结成了生意场上的“死党”,两人经常以谈生意为由,出入当地的宾馆酒店。

关于刘龙的流言风语,很快就传进了陆红嫣的耳朵里。一天晚上,她试探着向丈夫问起这件事,满以为丈夫会大发

雷霆地驳斥谣言,谁知丈夫很平静地说:“我和她不可能了,断的,离不离婚,你看着办。”一席话如晴天霹雳,把陆红嫣一下子击懵了。

陆红嫣虽然是一名教师,但她生来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懦弱。更为重要的是,她无法舍弃刚满4岁的儿子。陆红嫣找丈夫谈了几次,可每次刘龙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久刘龙干脆搬了出去,与情人住进了豪华宾馆。

陆红嫣依旧像平常一样操持家务,安心工作,她在耐心等待丈夫回心转意。然而,整个事件在2002年5月的一天下午,发生了致命的转机……

陆红嫣正在学校给六年级学生上音乐课,一个男生调皮,影响其他同学听课。陆红嫣严厉地批评了他,那个男生很不服气地当堂顶撞,陆红嫣一气之下走过去,打了他几个耳光。因为是在气头上,陆红嫣这几个耳光打得重了些,那个男生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不省人事。

陆红嫣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当时就吓得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学校同事迅速将孩子送进附近医院进行抢救。陆红嫣则忐忑不安地打车去宾馆找丈夫刘龙商量对策。刘龙装模作样地安慰了妻子几句,便跑出去打听情况。半小时后,他面带惊慌地跑回宾馆,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陆红嫣说:“你快跑吧,那孩子被你打死了!警察马上就来抓你啦!逮住你肯定是死罪呀!”

一席话把陆红嫣吓得如雷轰顶,身体不由自主地瘫了下去。刘龙见状,忙把陆红嫣扶坐到床上:“你还是先到外地躲一躲吧,有消息我立刻通

知你!”早已方寸大乱的陆红嫣拿着丈夫给的500元钱,当夜就逃离了家。

五年流浪生活把她变成“野人”

慌乱中,陆红嫣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辽宁省鞍山市。十余天后,她辗转来到了台安县农村。这时,陆红嫣已花光了兜里的所有盘缠,又度过了艰难的10天后,她流落到台安县南部的罗桥镇。

在罗桥镇又游荡了一个多星期,她最终在该镇的方台村落了脚。经过多次“巡视”,陆红嫣选中了村中的一个桥洞。桥洞下蒿草过膝,又潮又湿,腐烂的植物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味道。陆红嫣高兴万分:警察做梦也不会找到这里来啦!

天亮后,陆红嫣到村里捡来两大块塑料布,把桥洞两边的洞口堵上;又找了一些稻草铺在桥下。这座桥离集市很近,她又到集市上捡了些烂菜叶、破锅碎砖,一个家就这样建成了。

此后,每天天一亮,陆红嫣就蓬头垢面地到村里、到集市上讨饭。村里经常有外地来的乞丐出没,所以,村民对突然出现的陆红嫣并不感到惊讶。

春天到了,天气转暖了,陆红嫣的生活境况稍稍有了改善,她不再挨冷受冻,可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桥下虫子、小蛇、蛤蟆特别多,而陆红嫣又怕这些!随着夏天的如约而至,陆红嫣的厄运也来临了。

有一天晚上,她赶跑了左脚蚊子,昏昏沉沉地睡去。睡梦中,她觉得大腿冰凉冰凉的,用手一摸,天哪,竟是一条杯口粗的花蛇!陆红嫣哆哆嗦

嗦地用棍子把蛇挑开,接着又从草丛中爬出两条小蛇和一只蛤蟆。她再也不敢在“家”中睡了,只好坐在桥上坐等黎明。那一夜她身上被蚊子叮得一片红肿,肿包钻心地痒。

思前想后,陆红嫣眼泪哗哗地流,自己摊上了人命官司,警察不会放过她。她也曾痛恨自己的自私,惹出了人命,却不负责任地一逃了之,将心比心,那孩子的家长,在痛失了爱子之后,一定很难过吧?陆红嫣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儿子怕黑,时常在夜里哭醒,是自己在漫漫长夜里,把孩子轻轻地搂在怀里,拍着他的背,一点点地哄他入睡。粗心的丈夫,从来不会如此细致地打理这一切。这种痛入骨髓的思念,常常让她对着路边放学的孩子发呆,作为一名母亲,她是多么渴望能亲自接自己的孩子放学啊。

在心灵与肉体的双重煎熬中,陆红嫣在桥洞里苦苦熬了300多个日日夜夜。第二年夏天的一天,陆红嫣讨饭回来,发现“家”中的一切都被水冲走了——桥下涨水了。无家可归的陆红嫣只好在村西一条无名河边“安营扎寨”——她从附近村民家中要来几捆秸秆,码成井字状,她就在“巢穴”中间栖身。

由于长时间过着隐居生活,少与人接触,使得陆红嫣精神恍惚,情绪乖戾,时常于晚间或唱或哭,声传数里,时间一长,连住在河周围的村民都被她吓得神经兮兮、一惊一乍的。

一朝回乡真相让她欲哭无泪

命运好像故意捉弄陆红

嫣似的,有一段时间一连串的变故让她有些应接不暇,心力交瘁:先是她的“家”被放学的淘气学生给点着了,害得她在柳林里打了10多天的“游击”;接着是外村的几个小流氓“看中”了她,几次三番地前来骚扰,每一次都吓得她钻进附近的青纱帐,连续数天像惊弓之鸟一样东躲西藏、胆战心惊……最让她发愁的还是食物。夏天还好说,冬天最难。有一年冬天,她两天水米未进,恰好又天降大雪,陆红嫣又冷又饿,实在是忍不住了,便一步一挨地向村里走去。当她走到村口时,眼前一黑,一头倒在地上。大雪很快将她埋了起来。直到天黑时,途经村口的村民刘二喜才发现快要冻僵了的陆红嫣,陆红嫣在刘家的炕上整整躺了三天三夜,这口气才算算是缓过来。看着这个苦命的女人,刘家老小真是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安慰她……让陆红嫣一生都难以忘掉、每每想起都浑身惊悚不已的是那次耻辱的经历:一天下午,在她从集上返回的途中,两个青年将她拽进了路边的玉米地……

寒来暑往,日月轮回,一晃5年过去了。陆红嫣已经在荒郊野外地过了5年野人般的生活。这5年中,陆红嫣曾偷偷给爱人刘龙打过两次电话,每次都被刘龙吓得半死:“警察天天守在咱家,就等你来抓你!”2005年秋,陆红嫣第三次打电话时,却发现刘龙的手机,家里的电话号换了!2007年5月中旬,陆红嫣被台安收容遣送站收容,并

被遣送回黑龙江省老家。直到踏上久违的家乡,陆红嫣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当初她在课堂上失手打伤的那个男学生,当时只是癫痫病发作,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就好了;而她丈夫却在她出走的一个月后宣布妻子失踪,半年后又宣布她死亡,再半年后,他和情人正式办理了结婚手续。

得知这一切后,陆红嫣一下子昏倒了。

面对突然出现并且已获悉事情真相的结发妻子,刘龙惊慌之余,忙拿出与女商人的“结婚证书”来消除陆红嫣心中的怒火:“你在法律上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我和你没有任何夫妻上的义务!你何去何从,那是你的事!”

面对如此无情无义的丈夫,陆红嫣真是心肠欲碎,万念俱灰。当陆红嫣站在儿子面前,这个满地飞跑、个子高高的男孩儿竟对眼前的亲生母亲视若无睹,依旧摆弄手里的风车……

陆红嫣悲从中来,哭着上前一把搂住儿子,可儿子身子一扭,却从陆红嫣的腋下逃掉了……

当地的妇联组织获悉了陆红嫣的遭遇后,出面主持公道,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陆红嫣的娘家人更是义愤填膺,意欲将此事诉诸法律,给陆红嫣讨个“说法”。就在各方竭力想帮助陆红嫣摆脱人生困境之时,陆红嫣却意外地又离家出走了!这次出走,依然无人知道她的下落,连她最亲密的同事都不知道她的行踪。她像一片飘零的落叶,淡出了亲友们的视野……

(文中人物为化名;谢绝转载、上网) 红尘一叶